

·著名学者与藏书·

吴晓铃先生和“双椿书屋”藏曲

吴 书 荫

—

吴晓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曲和小说研究专家,生于1914年,1995年逝世,享年82岁。他是辽宁绥中县人,自幼随父亲居住北京。因其父藏书绿云山馆,也自称绿云山馆小主人吴嘿斋。他自己的藏书室则为“双椿书屋”。由于自幼酷爱古典小说和戏曲,1935年,他由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转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。1937年毕业,留校任教。1938年奔赴敌后昆明,受聘于西南联大中文系。1942年8月,他应邀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执教,授课之余,学习和研究印度古典戏剧。1946年底回到北平,1947年,供职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中心,仍在北大、清华、辅仁等校兼课。1951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,兼学术秘书。1957年转入文学研究所,从事古代文学研究,一直到他逝世。

早在燕京大学读书时,吴晓铃就曾经受到郑振铎先生的亲炙,在小说戏曲文献、版本目录学方面,得到过郑先生的真传;转入北大后他又师从罗常培、魏建功两先生,学习音韵、训诂、校雠、考据之学,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治学基础。吴晓铃兴趣广泛,博洽多闻,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。其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,在极其艰难

的战争环境中,撰写了许多高质量的戏曲考证文章,如发表在1941年《星岛日报·俗文学副刊》上的《〈青楼集〉作者姓名考辨》(第二十九期)、《杜仁杰生卒考辨》(第四十二、四十三期)等,都是这方面的力作,在当时很有影响。前一篇曾受到陈寅恪先生的赞赏:“论据精确,钦服至极。”(致《星岛日报·俗文学副刊》主编戴望舒函)他还撰写和编辑了有关剧目文献方面的文章,如《现存〈六十种曲〉初印本小说》、《吴兴周氏言言斋善本剧曲叙录》、《鄞马氏不登大雅文库剧曲目录》、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剧曲目录》等。建国以后,他公务繁忙,仍利用公余空闲时间,从事戏曲文献的校勘整理工作。1954年,他用自己所藏汲古阁《绣刻演剧》(即《六十种曲》)初印本零种及其他明刊本,对开明书店排印本《六十种曲》作了校订;这一年他还以明万历间香雪居刊王骥德校注本《西厢记》、明崇祯间凌初成刊朱墨套印本《西厢记》为底本,校以明弘治十一年北京岳氏刊本等九种重要明清版本,并加以简明扼要的注释,“搞出一个比较接近于旧本(不是原刊),而又适合于一般阅读欣赏的本子”^①,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1958年,为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周年,他和语言所的李国炎、单跃海、刘坚编校了《关汉卿戏曲集》,使关氏遗作首次结集出版。吴晓铃深得郑振铎的器重,五十年代初,郑氏把编辑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的设想,首先告诉他并聘请他出任编委。吴晓铃执弟子礼甚恭,“有事服其劳”,倾全力予以协助,不仅为其奔走效力,而且献出自己的藏书供选用。八十年代初,由于主编郑振铎和编委杜颖陶、阿英、傅惜华、赵万里、周贻白、赵景深都已先后逝世,主编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》的重担自然落在他的肩上,他不负重望,率领同道,使“丛刊五集”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顺利出版。《古本戏曲丛刊》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戏曲总集,郑振铎、吴晓铃等先生及其他参与者,为它所做出的贡献,功在当代,泽惠后世,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。吴先生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古典小说,对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

《三侠五义》等都有研究文章，考证精审，不乏新见。他撰写了关于《金瓶梅》的系列论文，特别是《〈金瓶梅词话〉和李开先的家事与交游》、《〈金瓶梅词话〉与李开先的〈宝剑记〉比较研究》两篇文章，较早提出这部奇书的作者为李开先，引起同行的关注和重视。他还写过《说“夸张”——关于相声散记》、《关于“影戏”与“宝卷”及“滦州影戏”的名称》等涉及曲艺的文章^②。

吴晓铃大学毕业后，曾一度应华粹深先生邀请，到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兼课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广结戏曲艺人，像与他过从较多的著名武生演员王金璐，就是该校的高才生。后来，郝寿臣、马连良、侯宝林等许多著名表演艺术家，甚至著名的电影演员王晓棠夫妇，也都是“双桥书屋”的座上客。他们彼此尊重，互相学习，切磋技艺，成为莫逆之交。他曾经担任《马连良演出剧本集》的策划和总纂，编辑过《郝寿臣脸谱集》，帮他记录整理《捉放曹的人物创造》，为侯宝林等人撰写的《相声溯源》，调查资料，并负责审稿任务。他还帮助演艺朋友整理舞台艺术经验，甚至替他们代笔，曾经开玩笑地对业师吴小如说：“将来我可以出一个《捉刀集》了。”^③吴晓铃先生热情豪爽、乐于助人的品格，赢得了梨园行的尊敬和信赖，在当代研究戏曲史的学者中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人。他通过观摩演出，和演艺人士的亲密交往，使他了解舞台情况，熟悉梨园掌故，对其研究工作大有裨益。他既重视文献资料，又不局限于文本，另辟蹊径，故每发为文章多能联系舞台演出实际，中其肯綮。他生前已结集的《双桥书屋剧考零札》（尚未正式出版）中，不少精辟凝炼的短文，就是这方面的力作。他还翻译过印度戏剧《小泥车》、《龙喜记》、《沙恭达罗》等。据云，他的家人准备将其遗著和遗稿整理出版。

二

吴晓铃不仅是著名的戏曲、小说研究专家，而且也是一个聚书极富的藏书家，其藏品之多之精早就蜚声于外。记得1983年5月，中

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召开了“古本戏曲小说丛刊”出版工作会议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讲话时，希望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》的出版质量要超过前人，于是举出毛晋汲古阁《绣刻传奇》的初印本，顺便询问在座的吴先生：“谁有全书？”他答曰：“我有。”李老感慨地说：“我真不胜羡慕之至！我才凑了两本。”（笔者与会记录）与会者也莫不对“双樾书屋”的藏书赞叹不已。吴晓铃辞世后，夫人石素真女士和女儿，遵照先生的意愿，希望能将他的藏书妥善保存，使其完整地传流于后世，故而有意赠与首都图书馆庋藏。经过多方面的努力，终于在2001年由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入藏，特辟“绥中吴氏藏书”的专门藏书室，并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，正抓紧时间编出专题目录，供给专门研究者和读者查阅使用。

绥中吴氏藏书，计有各类古籍2272部，6362册，其中明刊本73种，清乾隆以前刊本70多种，多为善本珍槧；清中后期的刻印本千余部，其余都是明清的抄本，不乏珍稀罕觐之本，还有少数稿本。另有梵文和孟加拉文图书564册。吴晓铃的藏书与他的兴趣爱好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有关，同时也受郑振铎等藏书家的影响，以古典小说、戏曲和曲艺（包括宝卷、子弟书和鼓词）为主，构成“双樾书屋”藏书的最大特色，颇具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。像明万历四十年周氏大业堂刊本《通俗演义西东晋志传》、崇祯二年己巳刊本《禅真后史》、崇祯刊本《金瓶梅》（残）、贯华堂刻本《水浒传》、乾隆二十九年刻本《绿野仙踪》、乾隆二十九年刊大字本《痴婆子传》、乾隆五十年董显宗抄本《斩鬼传》、以及程乙本《红楼梦》等，都是《双樾书屋》古典小说的精品。尤其是乾隆五十六年舒元炜精抄本《红楼梦》，是该书刻印本之前的最早传抄本，它比较接近于曹雪芹的原著，被海内外红学家所瞩目。它和《斩鬼传》一道被影印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古本小说丛刊》第一辑。在曲艺类藏书中，有宝卷187种，已被车锡伦《中国宝卷总目》所著录，如明嘉靖二年刊本《皇极金丹九莲正信

皈真还乡宝卷》(另有一种朱丝栏精抄本),要比《中国古籍善本书录》所著录最早的嘉靖二十二年刻本《说师本愿功德宝卷一卷佛说三十五佛名经一卷》早二十年;又如康熙十年刊经折装《大藏苦功悟道宝卷》、旧抄本《东岳泰山十王宝卷》,也都是非常罕见之本;至于明初黑口金镶玉装《销释金刚科仪录说记卷》、明刊《销释准提复生宝卷》,虽然已经残缺,但无他本可替代。据傅惜华《子弟书总目》著录,公私收藏子弟书有446种(可能还不止此数),而绥中吴氏就收藏有一百多种,可以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(傅惜华旧藏)、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鼎足而立。其中绝大多数是百本张的抄本,有早期作者罗松窗的代表作《红拂私奔》,以及裕文斋梓行的韩小窗《得钞嗽妻》、别野堂抄本《陈齐相骂》、三盛堂梓行的《崇祯爷分宫》等,都是不经见的珍本,至于《三皇会》、《干鲜果菜名》更不见著录和收藏。

绥中吴氏藏书中尤以戏曲古籍最为突出:

(一)数量大、涵盖面广。汇集了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时期的重要曲集和主要作家的戏曲作品,举凡杂剧、南戏、传奇、宫廷大戏、承应戏、皮黄、影戏、曲选、剧目、曲话、曲韵、宫谱、乐谱,以及散曲、诸宫调和俗曲等,靡不热心搜求;明清刊本、覆刻本、影印本、排印本、传抄本、稿本以及日本精装本近千部(这只是初步统计,实际数不止),犹如一座规模宏伟的古典戏曲文化宝库。品种之多、内容之丰,国内除少数藏曲丰富的国家大型图书馆外,鲜有能媲之者。

(二)藏品专题性强、版本价值高。如《西厢记》是吴氏的重点收藏,搜集了不同时期各种版本约40种,像各种金圣叹评点的第六才子书《西厢记》就有12种之多。治曲者莫不知吴山三妇曾评注过《牡丹亭》,而他所藏《吴山三妇评笺注释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却不为大家知晓,至于明刊徐笔峒批点本、清抄朱璐评本《西厢记》都是流传甚少的善本。清代蒋士铨的戏曲作品也是他用力收藏的对象,有《蒋茗生藏园九种曲》、《藏园九种曲》(吴晓铃注:与通行本异)、《红

雪楼十二种填词》、《清容外集》、抄本《铅山逸曲三种》等，几乎包括了所有重要的本子。像《琵琶记》、《牡丹亭》等名剧，也都搜集有多种版本。他的主要藏曲虽然以清刊本为主，但也有不少明刊善本，尤其以汲古阁《绣刻演剧》初印本最有名，国内公私收藏也凑不齐一套完书，因此，吴晓铃先生为拥有它而感到自豪。今核查，有32种初印本，如果去掉复本，今尚存《金钗记》、《鸣凤记》、《八义记》、《明珠记》、《玉簪记》、《还魂记》、《紫钗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春芜记》、《怀香记》、《绣襦记》、《投梭记》、《锦笺记》、《紫箫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昙花记》、《龙膏记》、《飞丸记》、《节侠记》、《双珠记》等20种，残本三种：《寻亲记》（存卷下）、《精忠记》（存卷下）、《赠书记》（存卷上）。还另有一部由实获斋刊印的《六十种曲》，吴氏藏书草目注云：“内有初印本五十二种。”而在《绣刻演剧》初印本第二套的扉页上，也标有“实获斋藏版”字样，由此可知实获斋刻本也可能是初印本。如果确实是这样，他说有“全书”就不是什么夸饰之词。不过也有学者对实获斋本提出质疑：“实获斋和汲古阁是什么关系？仅仅是第二帙由实获斋藏版还是全书均由实获斋藏版，这些都是待揭的谜。”（蒋星煜《汲古阁〈六十种曲〉及其〈北西厢〉》^④）这还有待于发掘新材料，作深入研究，才能进一步证明实获斋本是否是初印本。在清刊本中多数是各时期的原刻初印本，如清初刻本李渔的《笠翁十种曲》、徐沁的《曲波园二种曲》，康熙刊本嵇永仁的《扬州梦》、《双报应》传奇，苍山子的《广寒香传奇》、□项的《迎天榜》（已故陆萼庭先生考订作者为黄项传^⑤）、孙楷第先生旧藏原刊本《西堂乐府》等，都应当是难得的刊本。

（三）重视蒐集梨园抄本，反映舞台演出面貌。吴晓铃先生经过辛勤搜集，甚至亲手抄录，积累了大量未经刊印的珍稀抄本，是其所藏刻本的两倍。如南府、升平署和班社艺人的演出本，包括承应戏、皮黄戏及各种宫谱和乐谱，还有古吴莲勺庐和饮流斋等名贵抄本，都具有独特的文献收藏价值。

(四)批注、校勘、题跋和题记本较多,具较高的研究价值。除了少数名家批校题跋外(如许之衡所批王国维《曲录》以及对抄校本明清传奇的题跋),大多数则出于吴晓铃的手笔,如为《录鬼簿》、《曲品》、《今乐考证》等所写题跋或批注。他每得善本佳刻或罕见抄本时都写有题记,仅戏曲部分就有60多篇。这些题跋和批注,不是考订作者、订正著录失察、校勘文字讹误,就是叙说版刻源流、对比版本异同、评鹭艺术高下,皆有独到之处。当然不少题跋也写出他的淘书经过,从中可以窥知,他每获一珍本秘籍所付出的艰辛和心血,令人肃然起敬。

综上所述,绥中吴氏藏书虽然数量不及大藏书家,但他独特的藏书品位和实用价值,可以和鄞县马氏“不登大雅堂文库”、东至周氏“几礼居”、大兴傅氏“碧蕖馆”、吴兴周氏“言言斋”相媲美,吴晓铃是继马廉、郑振铎、周明泰、傅惜华、周越然、阿英之后,研究小说、戏曲、俗曲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。

他的藏书目的非常明确,不是为了插架缥緗、清玩鉴赏,而是供自己研究使用和服务于社会。首都图书馆本着“以人为本,读者至上”的办馆宗旨,决定开发利用吴氏藏书,使私家藏书变为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,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和研究者。因此,他们首先将绝大多数未经刊行和名家过录的珍稀抄本或稿本,经过筛选和整理,编辑成《绥中吴氏戏曲钞本稿本丛刊》。学苑出版社得知后,大力扶持学术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,慨允将其出版,以裨助学人之所需。

三

《绥中吴氏钞本稿本戏曲丛刊》共收录383种,分为精装48册。计有:

元代清代杂剧17种

元杂剧仅收朱璐《朱景昭批评西厢记》一种,吴晓铃先生在他

整理的校注本《〈西厢记〉前言》中，称它是稿本，我们认为定为“旧抄本”的说法比较审慎恰当。此书不分卷，16套，题“(元)王实甫撰 关汉卿续 朱璐批评”。它与雍正刻本《才子牡丹亭》版式一样(此本原为吴兴周氏言言斋旧物，后归吴氏所藏)，都是上下对开两栏，上栏为批评文字，下栏乃正文。它不见于前人戏曲书簿著录，也无刻本传世，从不被海内外其他研究《西厢记》的学者提及，很可能是惟一的存世孤本，因此显得特别珍贵。所收清人杂剧16种，如裘琰的《万寿无疆升平乐府杂剧》、半粟的《南华梦杂剧》、佚名的《恒娘传杂剧》和《杨妃春醉》等，都是不见于著录的孤本。孔昭虔的《孔荃溪二种曲》：即《荡妇思秋》和《葬花》，不见有刊本传世，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“集部下”著录，山东省博物馆存有《荡妇秋思》一卷、《葬花》一卷稿本。今又多出此二种曲的抄本，可资校勘和比较之用。《杨妃春醉》仅存一折，封页题作“环影”，吴氏标为“稿本”。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据叶德均《曲目钩沈录》著录^⑥，清人亦斋撰有《环影祠》传奇，同样也是谱唐明皇、杨贵妃故事，剧本已佚。我怀疑这孤零零的一折杂剧，又题作“环影”，有可能是《环影祠》的佚曲。

明清传奇72种

收录明代传奇25种，清代传奇47种，总计72种，主要分为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名家的抄本、改订本，另一种是稀见抄本和稿本。

前者有古吴莲勺、饮流斋等名家抄本，以饮流斋抄本最引人瞩目。饮流斋是近代著名曲学家许之衡(1877—1935)的室名。他字守白，号曲隐道人，浙江仁和(今属杭州)人。生于广东番禺，为康有为的入室弟子。清光绪二十九年贡生，后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。1917年9月，吴梅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，许之衡与他、李释勘、刘凤叔等曲家订交，共同研讨曲律。许氏精于曲学，1922年秋，吴梅南归，向校方荐许以自代。1923月10月，许之衡担任北大曲学教授、国学门导师。著有《曲律易知》、《词学研究》、《守白词》、《中国音乐小

史》以及《玉虎坠》、《锦瑟记》、《霓裳艳》等传奇。1935年2月病逝。他所精心抄录或改订的明清传奇名著，为治曲者所重，除《金丸记》、《五福记》、《潜龙佩》（朱丝栏抄本）三种外（前两种为周明泰几礼居收藏，今归上海图书馆；后一种傅惜华旧藏，今属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），其余31种成为“双桥书屋”的精品。计有《双忠记》、《胭脂记》、《投笔记》、《金貂记》、《祝发记》、《鹦鹉洲》、《灵宝刀》、《紫钗记》、《改本邯郸梦》、《重校双鱼记》、《一种情》、《桃符记》、《旗亭记》、《双金榜》、《花筵赚》、《云台记》、《元宵闹》、《绾春园》、《想当然》、《凤求凰》、《倒浣纱》、《占花魁》、《麒麟阁》、《太平钱》、《艳云亭》、《朝阳凤》、《未央天》、《聚宝盆》、《扬州梦》、《阴阳判》、《玉梅亭》等。许氏为审音订律之专家，对其中《胭脂记》、《想当然》、《艳云亭》和《玉梅亭》四种，因通行伶工俗本，或曲律舛谬，或句法漏略，或句读全乖，均为更订。这项工作主要完成于他在北大执教期间，大多数过录本或改订本都写有题跋。如：1926年4月所写的《朝阳凤传奇》题识云：

《朝阳凤传奇》，据《曲录》有二本，一本为朱良卿撰，一本为朱素臣撰。今细察此本乃素臣所作也。余读素臣《十五贯传奇》，《监会》一出，用【北新水令】、【南步步娇】合套，全出用车遮韵；又读其《聚宝盆传奇》，《完城》一出，又用【北新水令】之南北合套，全出亦有用车遮韵；今此本《救瑞》一出，又是【北新水令】之南北合套，亦是用车遮韵。笔墨既然相同，而车遮一韵亦屡用不厌，因此定此为素臣之作，确然无疑。

只有读书认真细致，对作家作品和曲律了然于心，才能作出如此精辟的论断。又如1927年8月撰写的《云台记》跋语：

《云台记传奇》，明薄俊卿撰。此为明文林阁十种本。按：文林阁十种，海内藏书家，久不闻有其书。今虽未能十种并获，然获其一齣，亦可翘异于词坛矣。其中关目结构，亦有稍可议者，如分为四十四出，未免颇嫌其多；过场短剧，可剪裁删节

者，正自不乏。然细审之，其关目之欠灵动，排场之欠紧凑，确是明中叶作者之派。以视晚明灵巧机括，虽似稍逊，然论时代则益可宝贵矣。

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中叶戏曲篇幅冗长、关目散漫、缺乏灵巧的弊病。其他题跋也都评品得当，发人深省。这里就不一一举例。饮流斋抄本曲本的公开出版，将会引起戏曲研究者的兴趣，满足大家盼望已久的期待。

后者主要是尚未公诸于世的孤本、稀见本和稿本。如《如意缘传奇》，北京大学藏本仅存十出，而此为完帙；又如《禅仙逸史》，除此本外，另有一种道光残本（存卷下），为饮流斋所得，后归傅惜华；他如《双义缘》、《如梦缘》、《平蛮图》、《玉狮记》、《鸳鸯楼》、《本草记》等都不见于著录；勺园（即金绶熙，庄一拂《古典戏曲传奇汇考》则误作铁宝）的《青楼烈》（又名《黑海莲》），均系未刊印的稿本。《南楼记》写冯婉贞与严耕事，与另本写刁南楼事的《南楼记》（又称《南楼传》）迥然有别，虽然仅存三出，也收入《绥中吴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》中。《古本戏曲丛刊》五、六、七、八诸集，主要收清人传奇，吴晓铃亲自拟订了入选目录，他准备选用自藏的清抄本、稿本传奇就有14种之多。如“五集”已收清初智达《增广归元镜》、黄钺《四友堂里言》、佚名《葫芦幻》、《金兰谊》、《玉蜻蜓》等五种，为避免重复，就不再收入这个丛刊了。丛刊所选作品除珍稀者外，还以有吴氏题跋者居多，如，他1976年4月22日题《逍遥亭》的跋语，云：“一九三八年，见旧抄本《红雨雪楼三种曲》于隆福寺三友堂，即此本及《敬寿碑》、《三缘报》是。当时曾以钢笔录此剧二出及《敬寿碑》全帙。一九五一年誊真《敬福碑》，今又抄出此本，先后凡四十载，余亦垂垂老矣。……作者传系罗梅江，未遑考索，仅记。”传此书后为路工所得，不知尚在人间否？今存此二本，已收入这个丛刊中，可不负吴晓铃先生数十年搜求的苦心。有人曾问：孙挺《锡六环》（一名《弥勒记》），既有雍正十年刊本，为何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》不收，反而据

抄本影印？他为抄本所写的题记，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一则曰：

此吴兴周氏言言斋旧藏也。所谓雍正刊本者盖据自序而云然，非是，一望可知其为光绪间刻本。顷在虎坊桥中国书店，承孔里千兄见示抄本，末题：‘光绪戊寅皋月六世孙学素拜录。’则刻本当自光绪四年出也。颇欲得之，不知能如愿否？买书亦须后门走走，为之一叹！”

此则“跋语”作于1975年2月5日，过了十天，又一跋云：

又十日，得孙锵手抄本，文字与刻本易，盖上木时有所移易。略校之，则抄本为胜，可宝也。

他凭藉对版本鉴赏的锐利眼光，指出仅靠作者自序断定版本不足为据。因为《锡六环》刻本后出，不如抄本，当然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》择善而从。可见吴晓铃确定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底本的认真审慎态度。他有一部残本《昇平宝筏》，曾与首都图书馆所藏《西游传奇》作了细致比较，从而发现此两本“不完全一样，与原故事情节之取舍更有较大不同。这个残本《昇平宝筏》，其故事情节较接近《西游记》小说，而《西游传奇》删节较多”。此书规模太大，没有收录，但另挑了一部叶数较少的残本，将吴晓铃对两书的比较文字和按语附录于后，供大家参考。据他对家人说，每一篇“题记”或“跋语”，都是一篇论文的提纲。然而，先生惜墨如金，未能把它们写出来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。

宫廷承应戏和皮黄剧本

清宫承应戏数量庞大，品种繁多，早在南府时就流失于外，当升平署迁至景山，散佚更多。辛亥革命之后，随《清升平署档案》的散失，升平署抄本戏曲也流落民间，遂为私家所收藏。今主要集中收藏于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（原为傅惜华旧物）、上海图书馆（原为周明泰旧藏）等处。由于未加整理，仍尘封在书库里，究竟还存多少，谁也搞不清楚。1936年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将16种承应戏编为《升平署月令承应戏》，由故宫博

物院排印出版，因谱板排印不便，只得从略。就是这种非复旧观的本子也成了“孤本”，如今专门从事晚清戏曲，特别是宫廷戏研究的学者都很难看到，一般读者当然无由问津了。

“双椿书屋”藏有南府、升平署抄本月令承应戏180多种，虽然没有词臣恭录进呈的安殿本，但大多数是伶工的手抄本（其中《咸丰万寿午宴承应之二》等28种，系吴晓铃先生亲自过录本），内容几乎涵盖了各种节日、月令、宴享、祝寿、册封、弥月、行围以及浴佛、迎祥等方面。不少都带有提纲、鼓板和曲谱，反映了宫廷演出的盛况。词臣张照等不仅编撰宫廷大戏，也写有不少月令承应戏，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。吴晓铃在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剧曲目录》的跋语中说：“普通的曲目多是把它并入杂剧中的，我以为就承应戏的体制和内容讲来，似乎都不十分恰当，而且承应戏本在清代又是那样的繁多，所以就把它分列出来了。”编者同意他的看法，将承应戏单独列为一类，并按照他拟订的顺序排列先后。

除了承应戏之外，还有南府旧外二、三学的《末段犀镜圆》、《闹花灯》、《盘龙岭》、《玉鸳鸯》、《双飞燕》，旧大班的《无暇璧》（提纲），都不见著录；至于《四段下南唐》、《十段、十一段通仙枕》，不见他处收藏；还有数量众多的旧皮黄戏的演出角本，也不易得到。它们既为研究宫廷戏曲演出和京剧的形成发展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，也对今天的戏曲改革、推成出新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皮影戏

皮影戏主要是旧时我国北方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小戏，流行于农村的广场和庙会，在清代甚至进入北京，“各王公府多好影戏，如怡王、肃王、礼王、庄王、车王等府，皆有戏箱，及吃钱粮之演员”（顾颉刚《中国影戏略史及现状》^⑦）。至光绪年间，滦州影戏遂占据北京影戏的天下。有的影戏没有台本，如涿州影戏，靠演员师徒传承，口传心授；而滦州影戏则照本演出，其本子称“影卷”，分为小戏和整本大戏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影戏渐渐衰落凋零，其传本几乎丧失

殆尽。记得80年代，有一位美国学者向吴小如师学习戏曲，专门研究皮影戏，先生曾托我寻觅剧本，我查阅戏曲研究所资料室的有关藏书目录，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。不久我去太原出差，邂逅吴晓铃先生，他去晋南调查影戏情况，后来也没有听说有多大收获。这个丛刊所收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志成堂抄本滦州影戏总讲《五虎传》、《小英杰》，以及道光年间瑞祥堂吴记抄本《镇冤塔》，都是描写历史故事的连台本大戏。《五虎传》12卷，1567页，系老艺人马连登1976年所赠，书后跋云：

此西河大鼓老艺人马连登先生所贻也。马老之子增奎、女增芬、增蕙皆蜚声曲坛，后继有人矣。此本为滦州影戏总讲，“甲戌”当是清同治十三年。余童年在滦县，常于街头夜观影戏，戏班多为乐亭人。进学后，治戏曲之学，嗜书，然所收影卷至少，仅《小英杰》、《镇冤塔》数种而已。今得此本当什袭藏之。

十二月十五日，老人以胃癌逝去，十九日哭祭于八宝山。

重展此卷，不禁人琴之恸。

《蒙古车王府藏曲》中只有《三疑记》、《大拜寿》、《收青蛇》等八种小戏影卷，而这三种连台本影戏，尽管吉光片羽，也弥足珍贵。

散曲

吴氏藏曲中集中了不少明清散曲作家的集子和选本，其中不乏善本。他曾用自己所藏残抄本《北宫词纪》外集，校补了赵景深点校本《北宫词纪》（明陈所闻辑刻），并将残本四、五、六三卷附于其后，使内容更为完整丰富。谢伯阳先生编辑《全清散曲》时，吴先生把自己珍藏的刘一明《会心集》慷慨地送给他。本丛刊收明清散曲集九种，像许之衡旧藏明抄本《双溪乐府》、据明嘉靖间章启人刊本影抄的《楼居乐府》、丁綵的《丁綵小令》、佚名《北征集散曲抄》等，都是散曲中的善本。

曲谱

吴晓铃对曲谱情有独钟，苦心孤诣地搜集了各种刻本、抄本宫

谱和乐谱50多种，本丛刊就收有34种，让人惊叹不已。如乾隆三十年载宁堂张本旭录《仙音宗旨》、道光二十一年胡辅周抄《万花灯锣鼓谱》、光绪六年张采田《大十番笛谱》稿本、光绪十三年《浔阳谱》、民国五年至七年抄本《乞食集曲》、别梦堂抄本《二黄月琴随唱托板》以及《响遏行云曲谱》、《自怡曲谱》、《工尺字传声谱》、《南府旧本昆剧吹打谱》、《隋音雅韵十番锣鼓谱》、《水斗锣鼓秘谱》、《水云笛谱》等，有些是伶工手录秘籍，不轻易示人。如没有他的即时抢救，稍纵即逝，可能早就烟消云散，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。

曲目、曲评和史料

此类所收录的《止酒停云室曲录》、松鹤斋主《戏目》、《皮黄剧目》和《二黄戏目录》等，反映了清末民初上演的京剧剧目，可供研究京剧史者参考。用董康诵芬室稿笺抄录的《西厢记考释》，虽然仅存二、三、四卷，亦可宝也。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《暖红室校刻传剧资料丛辑》，它由清末词学大家况周颐致刘世珩的20通未刊手札组成。辛亥革命后，况氏以遗老寄居上海，生活困窘，靠帮助刘世珩校勘戏曲剧本谋生。刘世珩《汇刻传奇杂剧》的《自序》里，曾提到参与此书的复勘者，有“临桂况舍人夔笙（周颐）”，关于校勘情况则语焉不详。而这批手札却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关于暖红室编印《汇刻传剧》的最新史料；同时也是了解和研究况周颐晚年生活的重要资料。我已另外撰有文章。

这个丛刊的编辑出版在于保存研究资料，编者对所收底本不作任何删节，如原本缺叶，也无从配补，一律依照原样影印。集前编有较为详细的总目，可供读者检索查阅用。如果吴晓铃先生在天有灵，看到自己毕生辛勤收藏的曲本能得以影印出版，服务于社会，也一定会莞尔而笑。

注：

①吴晓铃校注：《西厢记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4年12月。

本刊入编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

近接北京大学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2004年版编委会的通知,依据文献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,经过研究人员对相关文献的检索、计量和分析,并通过学科专家评审,《文献》杂志被确定为历史类的核心期刊,并被编入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2004年版(即第四版)。该要目总览将于2004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本次评审,采用了7项指标,51种统计源数据库,涉及期刊近4万种次,统计到的文献数量超过940万篇,参加评审的学科专家1800余位。经过定量筛选和专家定性评审,从我国正在出版的近12000种中文期刊中评选出1800种核心期刊。

②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吕薇芬《逝水虽逝却留痕——纪念吴晓铃先生》(《文学遗产》2003年第2期)、刘乃英《绥中吴氏藏书及其文献价值》(《图书工作与研究》2002年增刊),在此致以谢意。

③撰写本文时,我曾经向小如师了解吴晓铃先生的生平事迹,这句话是他亲自对我所说,并希望能写入文章中去。

④蒋星煜:《明刊本西厢记研究》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82年7月。

⑤陆萼庭:《〈迎天榜〉传奇作者考》,《戏曲研究》第三十五辑,1990年12月。

⑥见叶德均:《戏曲小说丛考》,中华书局,1979年5月。

⑦《文史》第十九辑,中华书局,1983年8月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